

曹雪芹南归

北京大众文学创作丛书



王永泉



曹雪芹南归

王永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XWTS 0022847

I247.4
W438

30587

曹雪芹南归
Cao Xueqin Nangui
王永泉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540000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

ISBN 7-5302-0201-4/I·135

定价: 6.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章回体的人物传奇。作为一家之言，作者描述了中年曹雪芹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长篇巨著《石头记》共写成108回，完稿以后，手抄本在暗地流传，甚至还受到皇宫内后、妃们的青睐。乾隆皇帝为此龙颜大怒，亲自搜查，查获了后28回原稿，并下令追查全稿和胆敢撰写“淫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仓皇出逃，返回故里江宁城。把书稿视若比生命还宝贵的曹雪芹，在江宁寻求出版门路，可叹三次告吹……本书还描写了曹雪芹和表妹脂砚、歌女杜芷芳等女子的爱情纠葛。

目 录

第 一 回：

- 大功坊畅谈消暑诗 (1)
总督府追叙曹家史

第 二 回：

- 皇八子大闹书房 (27)
乾隆帝怒斥忠勇公

第 三 回：

- 圆明园一展十二钗 (38)
尹继善三请曹雪芹

第 四 回：

- 白家幢初烹南方菜 (50)
脂砚斋三评石头记

第 五 回：

- 乾隆帝私访镜清斋 (61)
傅明仁暗救曹雪芹

第六回：

北京城内遍别亲友 (76)
瓜洲渡口巧遇故知

第七回：

读长诗盼会袁子才 (92)
看杂耍喜逢老管家

第八回：

情切切雪芹访书肆 (105)
怒冲冲姚鼐斥裙钗

第九回：

下浮桥旧主寻机工 (114)
长乐渡歌女遇救星

第十回：

郑板桥出题试贤才 (127)
曹雪芹设席宴知音

第十一回：

桃叶河亭冤家路窄 (141)
日本灯词芷芳艺高

第十二回：

射酒杯正气压刁奴 (153)
敲竹杠贪官欺奸商

第十三回：

江宁城脂砚闻梦境(163)
乐王祠歌女萌情心

第十四回：

沈南萍无理辱同僚(178)
陆厚信有情绘肖像

第十五回：

祭曹公众机匠义重(190)
传鸿雁孤脂砚情深

第十六回：

刘尚书毒计害无辜(215)
曹雪芹宏论驳权贵

第十七回：

姑苏城繁华忆绿竹(230)
抗风轩憔悴惜红颜

第十八回：

李知府戏判诬告案(248)
吴管事勇救绝路人

第十九回：

小仓山悲归旧主人(269)
香雪海喜咏梅花诗

第二十回：

二才女论诗乐不眠 (295)
众农户承租喜生财

第二十一回：

小仓山竣工展新貌 (309)
袁五妹议婚恨旧约

第二十二回：

设宴张灯天下奇观 (328)
舍命护书人间壮举

第二十三回：

通内奸毒设调虎计 (339)
游双湖谑咏荷花诗

第二十四回：

喜峰口敦诚诉衷肠 (356)
紫禁城乾隆训腐儒

第二十五回：

贺生女雪芹诵祝词 (377)
议出书袁枚吐隐衷

第二十六回：

演杂剧曹雪芹登台 (404)
护书稿袁五妹捐躯

第二十七回：

长乐渡口艄公仗义(427)
水月庵中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刘尚书拦夺铜合符(456)
八阿哥启程金銮殿

第二十九回：

结良缘雪芹入洞房(473)
求完璧总督询失稿

第三十回：

娶福晋千军败假泣(506)
见脂砚一语吐真心

第一回

大功坊畅谈消夏诗

总督府追叙曹家史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在长江飞漩的激流中，从镇江向江宁（今日南京）漂来了一只小船。船舱里只有几只装满书籍的箱子。船头上站立着一位老人，头戴方巾，身穿深灰老布直裰，腰间垂着流苏。他在颠簸摇晃的船板上，生了根似的稳稳站立。遒劲的江风吹得半尺长的银须在胸前飘拂。大江南北的岁月风尘，在他的宽额上，留下了刀刻一般的深纹；而那笔立的身躯，晶亮的目光，又显出老当益壮的矍铄。当小船过了草鞋峡，江宁城显露轮廓时，他那两道浓浓的剑眉顿时舒展开了：哦，江宁城，我又来拜访了。

这时岸上爆竹连天，锣鼓喧天，江宁乡绅都在秦淮河入江处——龙江口迎接他。当老人上岸后，乡绅们争着与老人寒暄。其中一位乡绅向老人一揖说：“老先生，不知在何处

下榻？”

老人说：“当然要靠近秦淮河。”

乡绅大喜说：“在下的客栈就在秦淮河旁大功坊，邻近夫子庙。老先生若愿屈驾小店，将是在下的荣耀。现在客房已布置一新，马车已在此恭候多时，请老先生上车。”

众乡绅见他捷足先登，要将老先生带走，一个个怒气冲天。

有的喊：“不行，到我府上安歇。”

有人愤愤地说：“老先生还没与我见面，怎能就走，我在这儿等了三天！”

那位乡绅得意地说：“要见老先生，到我客栈来，我等着诸位呢！”

马车载着老人直奔夫子庙而去……

老人姓屈名复，字悔翁，号金粟道人，七十七岁，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位名声显赫的布衣文人。他不是前明皇室的后裔，却坚决不做清朝的大官，自甘为民；他也不是科甲鼎盛的望族出身，却看透了科举的黑暗，一生不试，浪迹天涯，以诗闻名。所著诗集《弱水集》风行一时。他自称“贞隐之士”，各界人士都以与他交往为荣。

屈复于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出生于陕西蒲城。三岁丧母，又无兄弟，父亲十分怜爱。邻居王洗谬是进士出身。他见屈复眉清目秀，聪慧过人，年小志高，很是喜欢。屈复八岁外出上学时，王洗谬将女儿雨花订婚给屈复。这对孩子，桃花春雨，两小无猜。蒙眼睛，捉迷藏；手拉手，去踏青。经五冬，过三夏，雨花渐渐长成一个细挑个儿的大姑

娘，屈复也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了。屈复14岁那年，两家商议秋日迎娶。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人，更是盼着洞房花烛夜的到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伤寒病突然夺去姑娘的生命。真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鸳鸯失偶，鸿鹄落单。屈复虽生如死，心似槁灰。白发老父为了暖他的心，又立即为他另选一位姑娘，细吹细打送入洞房。然而，屈复在经受过初恋的悲痛后，已永久失去对女性的爱恋。他同时放弃了县里聘任的文墨差事，决定远离故乡，悠游江湖。对童年伙伴的深沉怀念，只有在不断更新的环境中，才能逐渐淡漠，好使自己减轻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他跪在父亲面前说：“父亲大人在上，望恕孩儿不孝。”

父亲惊讶问：“你要干什么？”

他说：“孩儿明日远行，背井离乡，不知何时才能归来。”

父亲老泪纵横地说：“雨花姑娘命薄，非人力所能挽回。我知你此刻万念俱灰，出去闯荡闯荡也好，只愿能躲过这场灾难。”

屈复写下怀念情人的诗：

秋菊开东篱，芙蓉开池上。皆言色与香，脉脉心相向。白鹭溇溇飞，青霜烈烈降。谁怜雨花地，生死同相望。

鸡鸣唤晨，马嘶催行。晨辉如丝，一片惨淡。屈复向姐姐辞行，姐姐哽咽难语，唯有抱头痛哭。他把行李放在堂

屋，又进里间向病妻告别。病妻挣扎着爬起，踉踉跄跄移到他身边，一把拉住他的衣服，泪如雨下地哭诉：“穷不怕，病不怕，就怕你去海角天涯！我已病重在床，指望与你相伴。你一走了之，我孤苦零丁。你封侯归来，我已是墓中人了。别走，别走，等我闭目归西，任你去向何方！”

屈复回答说：“我有万里志向，怎能在这草舍中终老。放心吧，我决不另娶。你有病，我会思念你。”

妻子紧紧抱住他的腿不放。屈复仰天长叹，心一横，挣脱病妻，纵身上马，头也不回，挥鞭狂奔，卷起一路尘埃……

从此，屈复只身走万里，先在山东郯城寓居，五次游历北京，然后南行江苏，再向南去广州、云南。足迹所至，当地名流无不争相迎送。他将一路所见所闻，写成诗章，使他名声大振。乾隆元年，刑部右侍郎杨超因久闻屈复大名，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去京城会试。三次登门拜访，屈复都婉言谢绝，并写《感遇》抒怀：

不拾道旁金，五月披裘叟。锄园偶一看，幼安耻为友。童子为我言，月俸行当有（举至京者，人月银四两）。笑而不复答，循檐看垂柳。

再说屈复乘马车从龙江口，直穿整座江宁城，从北向南来到聚宝门内的府东大街。马车从府东大街向东一拐，便是一条直通夫子庙的大马路，叫瞻园路。明朝功臣开平王徐达的东花园——瞻园就在这里。马车一直跑到瞻园路东头，才在一条小巷口停下。这小巷名叫大功坊。在这大功坊街口，

原有一座木质大牌坊，牌坊上有“大功”二字，是朱元璋为表彰徐达的开国功勋而竖立的。屈复下了马车，四面一望，呀，哪儿去寻找牌坊的雄姿！他只能看见断瓦残木，烟雨雨寂，不禁使他万分感慨。他刚跨进客店，马上就写下一首《大功坊》：

女墙一百里，无处不斜晖。忽过中山第，犹飞
暮雨云。野花开且落，杂草死应芳。断梦春何在？
鹃啼客独闻。

屈复刚放下笔，跟随而来的崇拜者们顿时就轰动起来，争抢着以高价购买。

屈复对大家说：“诸位，我要去乌衣巷走走就不奉陪了。”

屈复出了大功坊，向东来到夫子庙，过了文德桥，到达乌衣巷。这乌衣巷是东晋时，王导、谢安二大士族的集居地，豪华盖世，有著名的来燕堂。唐时刘禹锡有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乌衣巷之名家喻户晓。屈复来到乌衣巷，眼前只有一条又深又窄的陋巷，耳边响着卖花声：“茉莉花哎——”悠长的尾音在回旋。屈复怀古思今，写下《乌衣巷》：

朱雀夕阳愁，乌衣续胜游。炊烟生白屋，冥色
赴青楼。王谢家何在，秦淮水自流。只应双燕子，

长说晋春秋。

屈复的诗在江宁不胫而走。客房每天拜访的人川流不息。有的人来请教天文律历，有的人来探讨诗文源流，有的人来听讲前史陈迹，有的人来询问人生哲理……有的人为了讨教方便，干脆就出高价包房间，住在客店内。客店天天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在大门外挂上“客满”大牌子。客店老板见屈复果然是棵大摇钱树，大堆的银子进了柜台，更加把屈复像祖宗一般供着，伺候得无微不至。屈复讲学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使听者忘归。

在来访的客人中，有一青年在翻阅屈复的诗集，当他看到其中的一首诗时，心中一震，便斟字酌句地仔细捉摸起这首诗来。全诗如下：

消夏诗十六首·曹荔轩织造

荔轩，康熙间江宁织造，颇礼贤下士，当时称之为，所著有《楝亭诗集》。

直赠千金赵秋谷，
相寻几度杜茶村。
诗书家计俱冰雪，
何处飘零有子孙？

这青年反复诵读着这首诗，他突然走上前，一把抓住正在讲学的屈复问：“你见过曹家的人？”

屈复吓了一跳，对这粗鲁的举动十分反感，便说：“做

客自便，不迎不送，不做寒暄，愿来就来，愿去听便，何以如此无理！”

听众们也纷纷责骂这青年人无理。

青年人猛然醒悟，忙松开手，然后恢复常态。他恭恭敬敬向屈复深深一揖说：“对不起，屈老先生，刚才小生一时性急，多有冒犯，赔罪赔罪。”

屈复问：“你何事性急呀？”

青年人说：“在下姓李名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大人的随从，因刚才在老先生的诗册上，看见一首消夏诗，诗中提及原江宁织造曹荔轩，一时激动，难以自制，想问个原由。”

屈复问：“莫非你与曹家有故？”

“不，不是。”

“那你要问什么？”

“老先生诗句精辟，喻义深刻，非小生所能理解。请先生破释。”

屈复见这青年诚心请教，顿释前嫌，马上解释说：“曹荔轩就是曹寅。曹寅字子清，号荔轩、楝亭。”

李郎插了一句说：“这我知道，请问杜茶村是谁？”

屈复回答说：“杜茶村是前明遗民，名叫杜濬，茶村是他的号。黄冈人，明朝崇祯时，他是一名太学生。明亡后，他流落江宁，寓居城北。家境十分贫寒。由于他学识渊博，诗长五律，风格浑厚，因而受人尊敬。此人有奇志。

“清初，房屋租税很重，但只征收小民，官绅之家，可以免征。有人欲代请免征他家的房号银。那时，杜茶村已六十一岁，生活全靠亲友接济，十分凄苦。三餐野菜，难见油星。

粗布长衫，补了又补。三颗花生米下酒，两根胡萝卜充饥，实在是常有的事。若是真能免征他家房号银，将会减轻他的负担。谁知这位硬骨头老先生，竟拒绝人家好意，反而因将自己置身于官绅之列，当作一种耻辱。

“他说：‘每年出房号银固穷人所甚苦，然而身体所争者又大于此者，若屈己尊人，乞恩求免，又恐失仆三十年来守拙安卑之面目。’为此，这位老先生竟与戏场的优伶，扫街的杂役，守夜的更夫，跑堂的小二厮混一处，以示自己是普通百姓的身分。他清晨持帚扫街，晚间击梆巡夜，酒肆抹桌送菜，剧场粉墨扮演……谁知事与愿违，越是自甘下贱，清高的名气越是千里远扬。官场里，儒林内，绿林中，有口皆碑，无人不知杜茶村。他自己不愿戴乌纱帽倒也罢了，还写信给亲朋好友，劝他们勿出仕清廷，免做‘两截人’。

“顺治帝因痘疹驾崩后，康熙即位。那时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积弊如山，官差一年一换，敷衍塞责。康熙帝指派曹玺任江宁织造。曹玺是曹寅的父亲，当时是内务府郎中。康熙帝对曹玺如此器重，不仅因为是心腹僚臣，还因为有更深一层关系：曹玺原配夫人孙氏，是康熙的保姆。皇子生下就有八位保姆。满人习俗，最重八母！康熙喊孙氏‘嬷嬷’。那么，曹玺就是康熙嬷嬷爷了。曹氏一家自然独享天恩，宠荣无比，在江南保持了七十多年的显赫声名。当然这是后话了。

“曹玺到达江宁后，果然不负皇恩，一扫积弊。回京陛见时，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匾额。从此织造由专人久任，不再替换。那时曹寅十六岁，随父至江宁。曹玺一心想与